

## 助動詞“可”與心理動詞組合結構的詞彙化歷程研究 ——以“可愛、可喜、可樂”爲例

胡 玉華

中國·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

### 1. 引言

“可”是先秦時期的常用詞。《說文解字》<sup>1)</sup>解釋其意義為：可：宀也。《爾雅·釋言》<sup>2)</sup>：猷，肯，可也。《廣韻》<sup>3)</sup>可，許可也。“可”在先秦的常用義是表：“許可、肯定”之義，此外還經常用作助動詞，表示的語義有：①表可能；②許可；③表值得。其作助動詞用法的句法結構通常是：“可”+vp成分。在漢語詞彙中，有很多“可”與其後的動詞詞彙化而成的詞語。我們查閱了《漢語大詞典》(卷3, p.31-40)，其中由助動詞“可+動詞”詞彙化而來的詞語主要有：可愛、可取、可惜、可佳、可怪、可怕、可怖、可憐、可念、可畏、可哀、可恨、可氣、可矜、可耻、可笑、可掬、可望、可悲、可喜、可惡、可敬、可貴、可痛、可道、可愧、可惱、可憫、可感、可鄙、可噴、可嗤、可傷、可嘉、可厭、可嘆、可疑、可說、可慘、可慮、可靠、可憎、可樂、可駭、可親、可據、可懷、可寶、可鑒、可觀。這些詞語很多都是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詞，使用頻率較高。詞典對這些詞語的意義進行了解釋，非常有助於我們辨析詞義，並正確使用這些詞語，但詞典釋義主要是從共時的角度對其語義進行描寫，並不能揭示這些詞語成詞的過程和動因。

自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一書面世之後，學界對雙音詞的研究已經不再僅僅滿足於對構詞方式及語義的解釋和描寫，而是盡量從歷時的角度去分析和解釋詞語演變的動因。在漢語詞彙內部，雙音詞家族成員眾多，個體之間的差異性也很大。雖然董秀芳已經對漢語詞彙化的動因進行了大體分析和歸納，但具體到某個或某類詞語的詞彙化過程則往往有其發展的特殊性，因此，有很多學者開始對具體詞語雙音化、詞彙化過程進行探討和研究，這都非常有助於認識漢語詞彙系統的整體特點。本文從歷時角度出發，以助動詞“可”與表“喜歡、喜愛”義的心理動詞“愛、喜、樂”的組合“可愛、可喜、可樂”三個詞語的詞彙化過程爲例來考察了這幾個詞語的成詞動因和機制，有助於多角度的來分析漢語詞義演變的規律和特點。並且，本文在考察“可”與心理動詞組合而成的複音節心理動詞的語義時，也發現《漢語大詞典》存在舉例過晚，或釋義失當，義項失收等問題，因此，本文也可以對辭書編撰工作起到查缺補漏之功。

通過對《漢語大詞典》中由表“值得”義的助動詞“可”與其他動詞組合結構詞彙化而成的複音詞的統計，本文發現前文所列52個詞語中，“可”後的動詞是心理動詞的詞語有：可愛、可惜、可怪、可怕、可怖、可憐、可念、可畏、可哀、可恨、可氣、可矜、可耻、可悲、可喜、可惡、可敬、可貴、可痛、可愧、可惱、可憫、可感、可噴、可傷、可厭、可嘆、可疑、可慘、可慮、可憎、可樂、可駭、可親、可懷，共35個。這樣“可”+動詞組合詞彙化的詞語中，與心理動詞的組合約占70%。這或許跟心理動詞是弱動作動詞的特點有關係，“可”與這些心理動詞組合時，其語義一般是表“值得”。董秀芳(2011: 167)在考察動賓結構詞彙化的特點時曾經指出，動賓結構雙音詞的語義特點是構詞的動詞成分的動作性比較弱。通過統計，本文發現“可”與動詞組合發生詞彙化的詞語中，與心理動詞的組合遠遠多於跟其他動詞詞語的組合，而心理動詞正是動作性弱的非典型動詞，也就是“可”后組合的弱動作動詞多於強動作動詞，也恰好說明弱動作動詞的成詞能力較強。

## 2. “可喜、可愛、可樂”的詞彙化過程分析

本文主要以“可愛、可喜、可樂”三個詞語為例，具體分析其語義、句法及詞彙化過程。

### 2.1 可愛

《漢語大詞典》(卷3, p.37)對“可愛”的釋義是：①令人敬愛，令人喜愛。②喜愛。

“可愛”是來源於助動詞“可”+心理動詞“愛”的結構。如：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尚書·大禹謨》(值得敬愛)(卷3, 12b.3)

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治之巧，可貴也。《淮南子·齊俗訓》(卷11, 13b.2)

上述例句中，“可愛”是助動詞“可”與心理動詞“愛”構成的結構，語義是“值得喜愛、值得敬愛”。

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闕，且出則從，居則更侍。賈誼《新書·匈奴》(卷4, 5a.2)

該例句中，“可愛”可以理解爲助動詞結構“值得愛、值得喜愛”。但這個結構是用于“者”字結構中作定語成分，起修飾作用，且該例被修飾的成分是人，這與現代漢語中“可愛”常作定語的用法一致，理解爲已經詞彙化的形容詞也可以。

董秀芳(2010: 257)認爲，“可”與其後的動詞結構詞匯化的原因是：“可”的助動詞功能被“可以”取代，這樣“可”與其後的動詞組合中，使用頻率比較高的一些結構就發生了詞彙化，從一個助動詞結構轉化爲一個形容詞，意義表示“讓人容易產生喜愛之情”。

“可愛”在現代漢語中的常用意義的確是作形容詞，修飾或說明人或事物的特徵。但在近代漢語中，還有一個常用意義是作心理動詞，表示“喜愛”之義。這時“可”字的助動詞意義完全失落，等同於心理動詞“愛、喜愛”的意義。如：

都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著黃烘烘四錠金鑄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腳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金瓶梅·第43回》(p.1124.5)

該例中主語是西門慶，“可愛”作謂語，不帶賓語，是陳述其心理活動的動詞，表示“高興”。這個組合中，“可”顯然不是表估價類的助動詞<sup>4)</sup>“值得”，也沒有其他的意義，只能理解爲一個構詞的表音成分。這樣，“可愛”只能解釋爲一個心理動詞，而不能再看作句法結構了。這種用法有時也可以帶賓語成分。如：

他在僻路之處想道：“我只因林中調那柴夫婦人，可愛他貞潔不變。這樣的婦女生在世間清白，死在陰中成神。《東度記·第41回》(p.348.7)

表“喜愛”義的“可愛”還常用于使動用法中，也是陳述主語心理活動的動詞。如：

秀英見周順回書房，他也回到樓中，坐在床榻，思想周順那個樣子，真也叫人可愛。《小八義·第10回》(p.45)

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臂道：“尊兄請了。若不棄嫌，何不請過來彼此一叙。”《七俠五義·第3回》(p.18.17)

呂太后聽畢，心裏暗喜道：“陳平才智，真是令人可愛！民國《漢代宮廷艷史·第26回》

這種用法在明代時出現，清代也不乏用例，且一直沿用到民國。《漢語大詞典》對此用法也有舉例，但僅1例：“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清沈覆《浮生六記·閨房記樂》(卷3, p.37)該例出自清代末年《浮生六記》，容易讓人誤會這種用法是清代之後新產生的用法，據本文研究所見，這種用法應該始於明代，《漢語大詞典》引例出典過晚，故而補正。

## 2.2 可喜

《漢語大詞典》(卷3:36)解釋“可喜”的意義是：①令人高興。②可愛。③喜愛。下面我們對這三個義項的詞彙化過程進行分析。

“可喜”是來源于助動詞“可”+心理動詞“喜”的結構，表示的意義是：值得高興。其主語通常是事件或行為動作，表示某事件或者某種行為值得人高興，其中“可”是表估價的助動詞。“可喜”意義中，“令人高興”這一義項直接來源于這個結構的意義。如：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周易》(卷7, 20a,3)

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呂氏春秋·有度》(卷25, 4b,8)

以上各例中，“可喜”可以看作助動詞結構。“可”在其中表達具體的詞義“值得”，並且在上文《呂氏春秋》例中，“可喜”與“可欺、可惶、可恐”並列，表明“可”字組合的自由性和詞義的獨立性，因此還不能說已經詞彙化。但到中古時期，這個結構逐漸詞彙化了。其詞彙化的原因，我們認為主要也是其使用頻率較高，人們因為組塊心理而將之視為一個整體，從而導致其發生詞彙化。其語義是表示“讓人高興、值得高興”，句法功能主要是作謂語和定語。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用法中，其陳述的主語或修飾的定語往往是事件或者事物。下面我們分別舉例說明。

1) 作謂語成分，通常不帶賓語。其組合句子主語通常是事件。有時該詞可以單獨成句，且往往是兩個詞語連用，用于表祝賀的語境之中。

史老雖如此，然嘗愛論薦引拔士人，此一節可喜。《朱子語類》(卷132, 17a,7)

侯公公道：“國師神異，可喜，可喜！”《西洋記·第61回》(12b,3)

2) 作定語成分，修飾事物或事件。

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個物事。《朱子語類》(卷18, 24b,8)

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荊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為陳壽所壞。可更為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北宋 唐庚《三國雜事》1b,3）（《學海類編》本）

到近代漢語中，該詞語的句法結構發生了變化，其組合的句子成分也發生了變化。該詞語作謂語時，組合的主語可以是表示人的體詞性成分；作定語時，所修飾的中心語成分也可以是人。在這種情況下，其意義、詞性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產生了新的詞義。下面分別分析。

1) 形容詞：可愛、漂亮

有一少年年二十餘，白皙可喜，女以黃錢五千畀之。少年與漆背金花鏡，徑尺餘。《太平廣記·鬼19·韋栗》(卷334, 3a,5)

見放著正名師，不是，不是胡攀指。准教你隱藏下這個可喜的女孩兒。《元曲選·張天師斷風花雪月》(p.187,9)

以上各例中的“可喜”陳述或修飾的對象都是人，是描寫主語（少年）或者修飾定語（女孩）長得可愛、漂亮。這樣，“可喜”不再是表示“值得高興”的意義，而是表示“讓人喜愛”，等于“可愛”。此時，其意義是“可愛、漂亮”，詞彙化為形容詞。

該用法在宋代已經出現，在元明時期都有用例，并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得以繼承。如現代晉語中仍保留有這種用法。《漢語方言大詞典》(p.1175)：美好，好看。晉語。山西文水清光緒九年《文水縣志》：兒華美曰可喜。

## 2) 動詞：①喜愛 ②喜悅、高興

在近代漢語中，“可喜”也可以用作心理動詞。有時“可喜”不帶賓語，帶有賓語成分，意義是“喜愛”義；有時該詞不帶賓語，意義是“喜悅、高興”義。這兩種用法等同于單音節心理動詞“喜”的意義。此時，“可喜”毫無疑問已詞彙化爲動詞。如：

“著一萬個文君，怎比鶯鶯！多慧多嬌性靈變，平生可喜秦箏。”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3，14a.6）（“喜愛”義）

這裏林代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石頭記·第34回》（p.779.9）（“高興”義）

接連代徐鳴皋暖了三四夜，既得保暖丹之力，徐鳴皋又得余秀英借暖之法，到了第五夜，果然身子大溫起來，口鼻中微微有呼吸之聲。你道余秀英可喜不可喜呢？《七劍十三俠·第147回》（p.136.14）（“喜悅”義）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歸納出“可喜”主要有四個義項：①讓人高興、值得高興；②可愛、漂亮；③喜愛；④喜悅、高興。《漢語大詞典》僅歸納其中3個義項，存在缺失之處。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僅有形容詞義項“讓人高興，值得高興”的意義得以保留。如：（以下例句均出自于北大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sup>5)</sup>）

中國公共政策研究取得了許多可喜的進步，具體表現于以下幾方面。

可喜的是，每到關鍵時刻，女兒不但不會緊張，還學會了一套使自己充分放鬆的本事。

對宋查理來說，雖然進入神學院并非他的初衷，但他經過這麼多的艱難曲折，終於能夠跨進大學之門，受到正規的教育，也實在是可喜可賀了。

以上例句中，“可喜”在句中主要作定語或謂語使用，其意義與上古、中古、近代漢語中的用法相同。

### 2.3 可樂

“可樂”的組合是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如：

君子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左傳·襄公31年》（34a.2）

這句話中，“可樂”與“可畏、可愛、可度、可則、可觀、可法、可象”等並列爲文，其中“可”都可以理解爲“值得”。這個組合一直沿用到近代漢語及現代漢語中。如：

太太滿臉含春說道：“好叫老爺得知，倆媳婦兒都有了喜了。老爺說可樂不可樂？”（《兒女英雄傳·第40回》36b.3）

也虧他那廠快爽利，便把手裡的手巾擲給跟的人，繃著個臉兒給安老爺道了喜，便拉着他們姑太太道：“妹妹，這可是你一輩子第一件可喜可樂的事”。（《兒女英雄傳·第35回》28a.7）

以上兩例中，“可樂”與“可喜”意義相同，甚至可以與“可喜”並列使用，都可以理解爲“值得高興”。其中“可”的語義較明晰，能夠用“值得”一詞來替換，看做助動詞“可”+動詞“樂”的組合結構也未嘗不可。并且，這種情況下，“可樂”修飾或者陳述的對象是事件或者事物。

“可樂”是否發生詞彙化在辭書中應該是有爭議的。《漢語大詞典》（卷3：39）解釋“可樂”的意義是：令人喜悅。但《現代漢語詞典》並沒有收錄該詞，或許原因是很多時候其構詞成分“可”表“值得”的意義沒有完全消失，其詞彙意義與結構意義非常相近，句法也相同。在現代漢語中，有些例句也仍然可以模糊解釋，還可以理解爲“值得高興”。如：

“打上海有什麼可樂的？”她的厚嘴唇懶懶的動彈，聲音不大，似乎喉眼都糊滿脂肪。（出自于北大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該例中，“可樂”不帶賓語，陳述的對象是“打上海”這件事，可以理解為“這事有什麼值得人高興的”，“可”仍可以解釋為表“值得”意義的助動詞。但是本文通過對“可樂”在現代漢語中的用法分析，發現在更多的用例中，其意義和使用環境都與古代漢語中已經有了細微差異。

“可樂”的組合在北大 ccl 語料庫中共有2455例，本文對其意義進行了分析，發現絕大多數用例是專有名詞，表示一種飲料的名稱。這個義項也是《現代漢語詞典》(p.734)對“可樂”一詞的解釋。還有少數用例是表示“讓人高興或開心、令人高興或好笑”的意義，共有82例。我們對這些用例的用法及使用語境進行了分析，發現用于傳統或當代相聲作品54例；相聲演員訪談口語9例；老舍作品集5例；其他外文翻譯作品、報刊等10餘例。例如：(以下例句均出自于北大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關上門坐在屋裏一句句，連想帶編的，牙都咬出血來了，你不覺得這很可樂嗎？哈，真的太可樂了。

演員們瞧瞧手裏的糖瓜，再瞧瞧這位小老頭，覺得非常的可樂。

福什維爾是知道這句笑話的，聽了立即就明白戈達爾的意思，感到很可樂。

教我一個跟頭摔死，你看著可樂是怎著？你閑著也是閑著，有現成的，不賣等什麼？”

以上例句中，“可樂”中助動詞“可”所表示的“值得”的意義不那麼明晰，其意義表示：好笑、開心、高興、讓人發笑。尤其是該詞經常與“感到、覺得”等心理動詞組合使用，來陳述心理感覺，更近似於心理動詞。另外，“可樂”的使用語境主要是一種讓人開懷大笑的情景中(如相聲語言中)，其意義更強調是一種讓人發出笑聲或者形于容色的高興。這說明其使用語境和語義也與結構意義並不完全相同，存在細微的差異性，也應該看做已經發生了詞彙化。

據李明(2016:152,175)對漢語助動詞系統的研究，認為“可”表“值得”意義在清代已經不能再單獨使用。《現代漢語八百詞》中(p.335)將“可喜、可悲、可氣、可樂”等詞語中的“可”視為前綴，解釋其用法之一是“與表示心理狀態的單音節動詞組合”，並以“不怎麼可樂”為例。這樣可知，現代漢語中人們對“可樂”中“可”的語義認知也已經模糊化，而基於組塊心理，已將“可樂”作為一個不可分的詞語來理解，表示“好笑、讓人開心”。因此，本文認為，“可樂”已經詞彙化，應該被《現代漢語詞典》收錄。

### 3. 结论

本文所考察的“可愛、可喜、可樂”都是由助動詞“可”+v的短語結構詞彙化而來的詞語。通過對這些詞語具體詞彙化過程的分析，我們發現詞彙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詞語會發生範疇的類轉，或者部分組合成分語義的脫落，這樣的詞語詞彙化的程度比較徹底。但有些詞義與結構意義差別不大的組合，則往往難以界定是否已經詞彙化。“可愛、可喜”屬於詞彙化非常徹底的詞語。“可愛”表示“漂亮、可愛”的意義時是形容詞，在詞彙化過程中發生了範疇類轉；當其語義表示“喜愛”的動詞義時，其中“可”發生了語義脫落，“可愛”的語義等於“愛”，發生了徹底的詞彙化。“可喜”作形容詞用法時語義是“可愛、漂亮”，是發生了類轉；當其用作動詞時，“可”的語義也發生脫落，其語義等於“喜”，表示“喜愛”和“喜悅、高興”的意義，也徹底完成了詞彙化的過程。這種語義的脫落使原有表意義的字變成了一個不表義而表音的構詞成分，因此“可”能與很多動詞成分組合，構成詞語。而“可樂”雖然結構意義與詞彙意義相近，但存在細微的差異性，且其使用語境比較特殊，本文也認同該詞已經詞彙化。同時，本文也發現該詞在現代漢語中有些用例仍然可以解釋為助動詞“可”+“樂”的結構，或者處於結構與詞語兩種解釋都可以的模糊狀態，這說明詞彙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反應了語言演變的複雜性。

**注釋：**

- 1) 參見《說文解字·第五上》(大徐本) p.101上, 中華書局, 1963
- 2) 參見《十三經注疏·爾雅註疏·釋言·卷三》p.2583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3) 參見《廣韻校本》p.306, 10, 中華書局, 2004
- 4) 參見李明《漢語助動詞的歷史演變研究》p.5-9 對助動詞的分類, 商務印書館, 2016
- 5) 該處及下文2.3節中所列舉現代漢語中的例句均由北大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檢索而得。
- 6) 本文是在本人博士論文《漢語心理動詞歷時演變研究》一文第四章的部分內容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而成的。

**用例出典：**

- 『周易正義』, 欽定四庫全書本,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6
- 『尚書正義』, 欽定四庫全書本,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6
- 『春秋左氏傳』, 欽定四庫全書本,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6
- 『呂氏春秋』, 涵芬樓藏明刊本,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新書』, 欽定四庫全書版,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6
- 『淮南鴻烈解』, 欽定四庫全書版,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6
- 『三國雜事』, 『學海類編』本, 民國九年(1920)上海涵芬樓據清道光十一年(1836)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的影印本
- 『太平廣記』, 欽定四庫全書版,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6
- 『朱子語類』, 欽定四庫全書版,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6
-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 明嘉靖年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善本叢書 1984
- 『元曲選』, 明臧晉叔編, 北京. 中華書局 1958
- 『金瓶梅詞話』, 萬曆本, 香港. 太平書局 1981
- 『東度記』, 『明代小說輯刊』, 成都. 巴蜀書社 1993
- 『七俠五義』, 廣百宋齋石印本,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七劍十三俠』, 廣益書局, 1948.09 新四版
-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85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
- 『兒女英雄傳』, 清聚珍堂刊本,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小八義』,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

**網絡資源：**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CL)語料庫：<http://ccl.pku.edu.cn/corpus.asp>
-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
- 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語料庫：<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pkiwi/kiwi.sh>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

### 參考文獻：

-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2000.『漢語大詞典』，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 徐寶華、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 中華書局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2.『漢代漢語詞典』，北京. 商務印書館
- 董秀芳2011.『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李明2016.『漢語助動詞的歷史演變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江藍生2013.『漢語詞彙語法論考』，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江藍生2016.『漢語語法化的誘因與路徑』，上海. 學林出版社
- 張國憲2016.『現代漢語動詞的認知與研究』，上海. 學林出版社

## Study on the Lexica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Ke + Psychological Verb”

Hu Yuhua

###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exicalization process of “Keai, Kexi, Kele” evolving from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auxiliary verb “Ke” + psychological verb. ‘Keai, Kexi’ have evolved into disyllabic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a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Ke” lost its meaning and became a morpheme. In Modern Mandarin, “Kele” has also become a disyllabic word too, while its meaning became different from the structural meaning used in ancient time.